



雕漆是中国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古时，漆料通过大运河经通州转运至皇城，于是通州渐成不少匠人落地生根之所。这项技艺也在此发展至深。今天，我们仍能在这里找到其传承。通州有一家知名海内外的“漆韵坊”匠人王慧茹获得了“通州工匠”的美誉。

# 王慧茹 · 漆韵

本报记者 王倚剑

## 从传统红到莫兰迪色

通州区宋庄镇小营村内的一处房屋，便是王慧茹制作雕漆作品的基地。北屋是工坊，院子里和房顶上晾晒着各类雕漆作品。走进屋里，酸香味飘来，地上放着一盆盆各色漆料，桌上是正在阴干的半成品。

雕漆作品制作的原理，是将大漆一层层涂抹堆叠到胎体表面，匠人再在厚厚的漆面上进行雕刻。王慧茹将一块块蘸漆料的生蚕丝团按在作品上，反复滚动按揉，使大漆涂满作品表面。每光一次，便要晾晒4小时左右，待漆干透再光下一层。积累起一毫米的厚度大概需要光二十层漆，一般一件作品最少要光百十道漆。

割开漆树，流下来的浅灰白色的液体树脂就是原生大漆，它是雕漆的原料，也是这项技艺的“根”。而这间工坊也是王慧茹的“根”。

王慧茹有一项绝技，便是漆料新颜色的调配。传统漆器以朱红色为主，兼有黑色、绿色、黄色，而在这间工作室里，还能看到明丽的松石色，以及柔和端庄的白色、土黄等莫兰迪色。

说起研发过程，真是一把汗一把泪。原生大漆是白色的，与空气接触氧化后逐渐发棕变黑，想要得到某种颜色，就需要加入各种矿物颜料加以调制，材料加多加少、炉火是大是小，都需精准把控。白色漆器莹润如象牙，稍有不慎，漆料颜色就发灰，如何留住这抹白，让人绞尽脑汁。除了颜色，还要考虑漆料的质感，做好的漆面要滋润光滑。中央礼品文物中心有项任务，用一年时间制作一面30多平方米的屏风，许多大师都说不可能完成，偏偏王慧茹接了下来，得益于其经特殊调制格外“听话”的漆料，加上师傅们的齐心协力，最终按时完成任务。

传统红端庄典雅，莫兰迪色新颖吸睛，用新研发的漆料做成的漆器格外受欢迎。创新的同时，她更是利用老手艺剔彩将创新色玩出新花样。传统剔彩是以图案为黄、锦地为红，作品如同套色，两种色彩泾渭分明，关键在于制作中光多种不同颜色的漆料，上层图案刻好后，挖出下层异色漆面，再雕刻锦地花纹。将色彩换成莫兰迪色后，在剔彩工艺的加持下，漆器作品表现力更强，韵味更加丰富多样。



## 从“柜里架上”到“腕上手边”

这里仿佛一家小型的雕漆博物馆。首饰、凳子、茶几，什么都是雕漆的。

“涂漆后的物品光泽柔和好看，并且具有抗热、耐酸、耐碱、耐潮、耐磨等特性，是老祖宗留给后人的瑰宝。”王慧茹指着屋里一件九龙闹海圆盘摆件说道。

这块圆盘直径约90厘米，表面光了300多道漆，只为展现出九条神龙在海面嬉闹欢腾的场景。王慧茹说，雕刻水纹时会不自主地屏住呼吸，一气呵成刻出，一旦水纹断裂便无法修补。神龙胡须毛发纹理纤毫毕现，而且根据龙的身体动作，各部位还有细微差别，如在龙身弯曲处，龙鳞排布从身体内侧向外侧有由密而疏的变化，整条龙身也用龙鳍分出龙背、龙肚，展现神龙翻腾腾挪的姿态。这件圆盘共做了4块，其中1块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，作为当代雕漆工艺代表之一。

作为一项中国独有、流传千年的非遗技艺，雕漆特别受外国朋友的喜爱。有几个南瓜、青椒、尖椒造型的作品，与周边精雕细琢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。王慧茹指着约一米长的“尖椒”告诉记者，这些都是海外订单定制的环境艺术装饰品，类似的还有葡萄、樱桃、兔子、企鹅等题材，猛一看，院子里好似开了个植物园加动物园。

王慧茹发现喜欢雕漆的年轻人增加了，于是她做了不少小摆件、手镯带去展会，无一例外地受到年轻人欢迎。在去年首届北京国际非遗周上，她的展位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不少人加上她微信。

受年轻人欢迎当然是桩好事，但要抓住年轻人的心，须有更多新意。王慧茹琢磨起其他技艺来，将花丝镶嵌、景泰蓝、螺钿等工艺与雕漆结合，尝试制作手链、手镯等小物件，都很受欢迎。还有不少主动上门的客户自带设计，有位中医大夫，想定做一只大漆手枕；有人则打算为书房四宝配一只雅致的漆盒……

“工艺不变，但新时代的雕漆作品，既可以与传统文化相结合，也可以融入当下日常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：‘万物皆可漆’。”王慧茹兴奋不已，踌躇满志。



## 从计算器到雕刻刀

刻刀刺入漆瓶，沿着画好的纹样线条切割，再将起子伸入漆层底部向上撬，王慧茹屏息凝神，目光随着手而移动，随着一块块漆皮掉落，精致的山水花草纹渐渐成了形。端详片刻后又拿起片刀，细细修整刻出的花样，使之更加立体生动。每一个动作都小心谨慎，一不留神，几十天的努力将付诸东流。

“当年我只是个跟在大人身后眼巴巴瞧活的小孩。”王慧茹放下手中的山水瓶，忆起往事。

今年50多岁的王慧茹可谓家学渊源。她就是通州本地人，母亲、大伯、伯母都是北京雕漆厂的职工，小小年纪的她常跟着大人到车间看做活。髹漆、雕刻、打磨，王慧茹看在眼里，深埋心中。

后来雕漆厂倒闭，母亲转行，王慧茹考上大学，毕业后做财会工作。收入虽好，生活无忧，但幼时所见到的朱红漆瓶、栩栩如生的山水花草总在她眼前晃悠。当她再次回到雕漆行业，就像是婴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

不过，做活计和自己打拼是两回事。开办一间工作室，意味着原料、工艺、人工、销售等方面的事都要自己一手操办。起初工作室进了一批大漆原料，调好才发现里面掺了东西，一盆盆漆变成了满是孔洞的“发糕”，根本没法用。吃了这一亏，王慧茹再不敢大意，从采购原料开始的每一个环节都自己摸索。

“我们直接去产地看漆买漆，走遍了陕西安康、岚皋、镇坪等几个产地。当时没有微信、支付宝，镇里、村里也没法用银行卡，我们只能揣着一沓沓现金去和人交易。人生地不熟的，现在想想都出一身汗。”说起年轻时的那股子猛劲儿，总是笑意吟吟的她露出一丝紧张神情。可当年就是凭着这一腔赤诚勇气，与当地人了解大漆、商量价格，跟着漆匠进山看漆，交下了朋友，跑通了市场。直到今天，她还会在每年5月至9月的采漆时节上山看漆。

“调制大漆得用桐油，熬制时温度能达到300℃。有一次我先帮我熬油，当时还掌握不好火候，一不小心油就着了，他反应快，端起油锅一下子扔到院子里，满院子都是油火花。”说着一桩桩昔日难事，王慧茹的眉头渐渐松开了，“正是有了这些困难，才有今天的成功。”

披荆斩棘，一步步走过的路才踏实坦荡。时至今日，她们可以拍着胸脯告诉客户，她们的东西真材实料，品质顶呱呱。时至今日，再回想起来，她觉得没有辜负当年那个看着大人做活，心里充满向往的自己。

“母亲带我入行，而领我走得更远的是殷秀云大师，家人的支持和师长的引领让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长、更久、更远。”孩童时的耳濡目染成为王慧茹毕生事业的起点，去年，她正式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殷秀云拜师，代代提掇。

从业20年至今，她眼下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将这份事业传承下去。